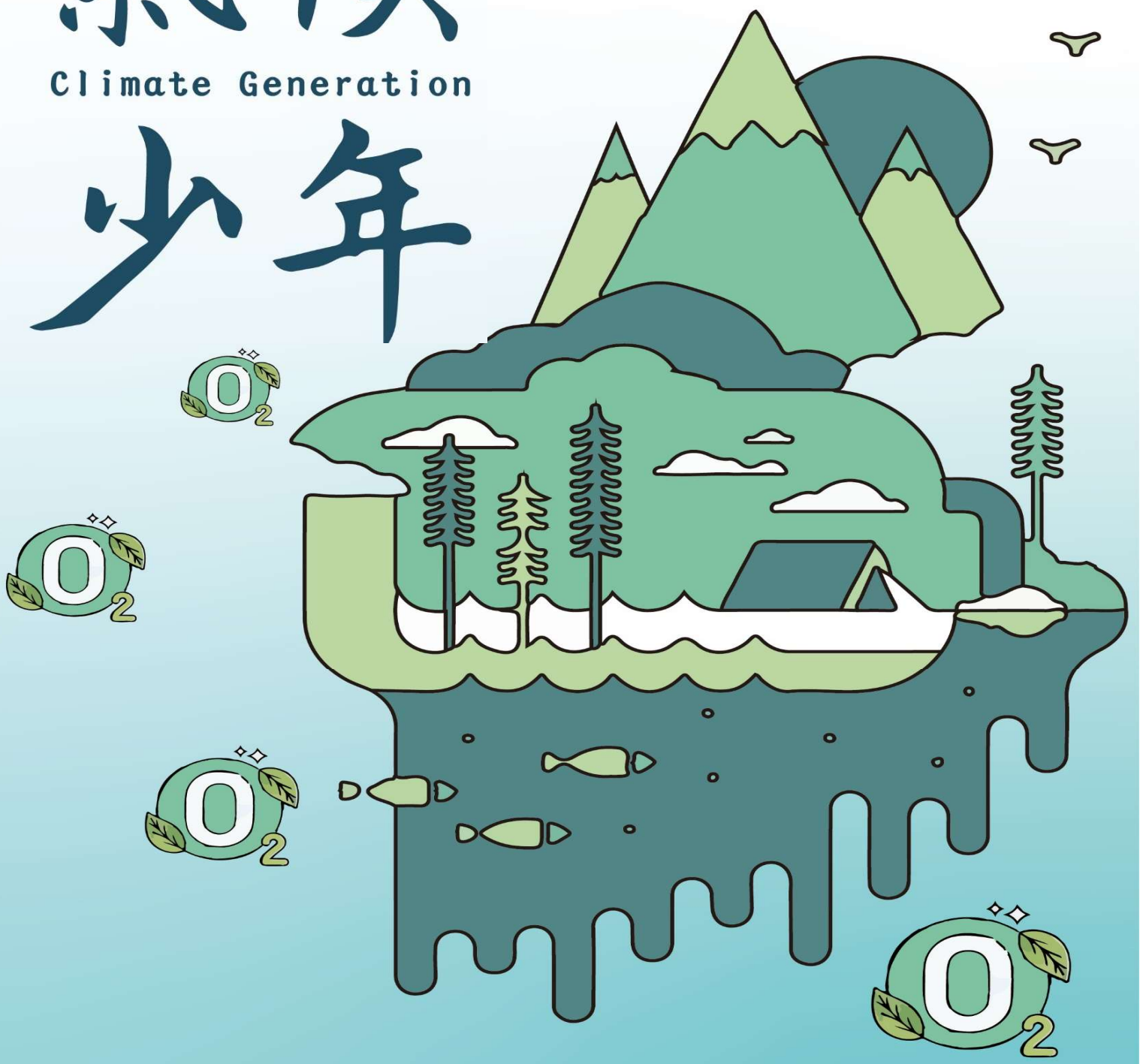
氣候少年

Climate Generation

第 31 期

2024 年 1 月



愛的萬物論
淨零的困境與解決？

跟環境一樣重要的事
沉默，還是說出來

一支筆為環境
綠色止於民主？

氣候急刻
下一個會更好？

主編的話

美好的環境需要新的語言

民主、選舉與環境

總統、立委大選已落幕，激情過後，有多少人還會關心政見？特別是攸關未來世代福祉的氣候政見？或者說，投票之前，有多少人認真看過政見，尤其是環境、氣候、能源相關的政見？或者依照這些政見來決定手中神聖的一票？

民主可以讓環境更好嗎？還是綠色將止於民主？政治、尖銳議題，是沉默，還是選擇說出來？爛蘋果裡面勉強只能選一個嗎？

候選人與選民間似乎有種默契，選舉是看感覺的，這是台灣最美的風景，還是最醜陋的風景？至於政見，選舉公報上就那一欄，寫多了，反對者會說字體太小，不體恤老人，沒有重點；寫少了，會被說腦袋空空、土包、花瓶（對女性從政者的歧視），最好不多也不少。

選舉幕僚還會提醒，最好以條列式呈現，看似掌握重點，但內容務必保持戰略模糊，具體的目標、數據、達成期限千萬不能出現。要根據選民結構投其所好，再大膽一點吧，有牛肉才有選票，甚至可以、也勇於提出空白支票，反正政見僅供參考，選民也不會在意。這是選舉藝術，候選人與選民間的賽局，也是向下墜落的雙螺旋，而本已邊陲的環境議題，更不會被重視。

就像某些人說的，你不可能滿意候選人的全部，那麼就選一個比較喜歡的吧。兩岸、經濟、社福、教育、國防，那些是你在乎的？這些議題加總，在你心中的位置可能都比環境更重要，但真是如此嗎？生態危機之前，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自然資源無限論與有限論，還需要辯證嗎？這個時代，再談意識形態顯得有點古板，但新政治似乎又還沒到來。起碼，選賢與能，重視政見、重然諾的風氣，還沒有成為台灣民主的DNA。

人與自然共存的必然，跟人與自然分立是一樣重要的概念。拚經濟，是選舉的不敗金句，但拚經濟只有那一條舊路嗎？主流政治如果還是迴避氣候變遷與環境劣化的現實，會不會讓民主成為賽局理論中多人囚徒的典型困境，無法讓環境更好？

選舉的洗禮，也是氣候少年們的成年式，是什麼讓你激情，又是什麼讓我們冷感，COP28剛結束，COP29又是由產油國主持，思維不變、一切照舊，下一個不會更好。改變不會輕易發生，2024年，不妨從我們自己關心環境、重視氣候承諾開始，減少消費，同時要求政治人物採取可行的氣候行動，救地球，還是要從我們自己開始做起。

發 行 人：臺灣烏頭　　主 編：泰雅鈍頭蛇　　作 者：地球觀點

http://www.eqpf.org　　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發行

淨零的困境與解決？

1962 年 10 月，蘇聯開始在古巴部署遠程核子飛彈，蘇聯的勢力範圍史無前例地擴大。美國甘迺迪總統尋求堅定而謹慎的回應，不久後決定對該地區實施海上封鎖，要求蘇聯軍隊迅速撤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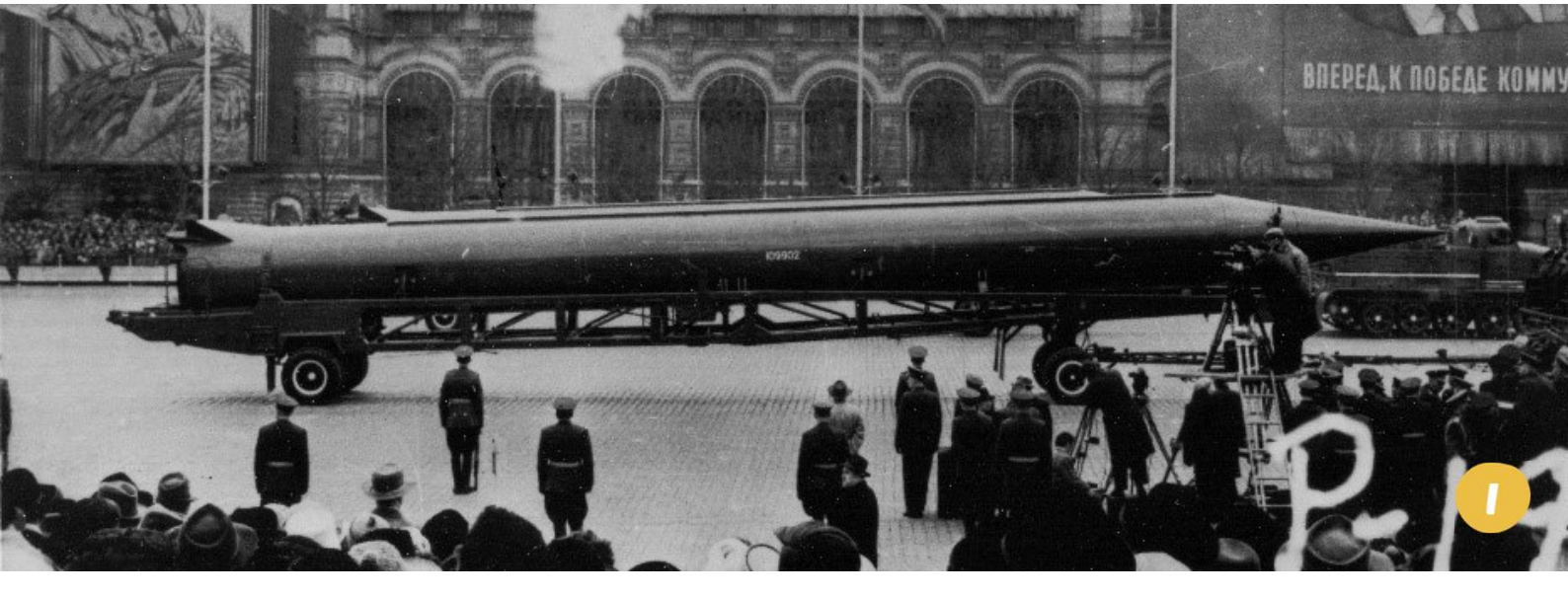
由於雙方都不願向對方投降，緊張局勢加劇，將雙方推向互相殘殺的核戰邊緣，這種毀滅性的恐怖平衡，在賽局理論中也稱為戰爭邊緣策略。

這種策略很明顯有其危險性。一旦稍有不慎，就會釀成大禍。

1962年飛彈恐慌半世紀後，川普政府也在氣候戰爭上，利用這樣的邊緣策略。除退出巴黎協定外，還不斷破壞前任歐巴馬時代的氣候政策一一推遲具體行動，同樣的場景，會不會隨著美國總統改選，假如川普再度當選而重演？

環境危機如果不是可見的，通常不會立刻帶來改變。1969年美國加州外海的聖巴巴拉漏油事件導致第一場地球日抗議活動，以及20世紀 60年代DDT盛行，間接促成了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EPA）的成立。與海洋油污或殺蟲劑相較，氣候變遷是一種不太明顯的過程，社會大眾通常很難內化氣候變遷的影響，也無暇顧及長遠的變化所必須的應對。學術機構或環保團體再怎麼大聲疾呼，但光靠科學術語無法改變日常的慣習。

蘇聯紅場導彈展示 ©CIA reference photograph



換言之，氣候變遷的閥值一旦越過，例如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超過450 ppm或更高，就可能會造成極圈永凍土融化，二氧化碳瞬間大規模的釋放到大氣之中，環境危害將以非線性的指數增長。

然而，這樣「潛在卻必然」的危害，無法讓社會大眾立即看到「氣候斷崖」，所有的警告、叮嚀、勸說，都成為不具說服力的危言聳聽、譁眾取寵、無病呻吟。那些杞人憂天的學者、環保人士甚至成為箭靶，不僅惹人嫌，還避之唯恐不及。

拉長時間的「2050淨零目標」在此情況下，是不是會讓氣候政策成為一種「淡且無味」的餘興，從而在不知不覺中，導致氣候風險的加大、加劇？例如，因為戰爭、氣候衝擊而造成的農產減少，通貨膨脹蠢動，社會動亂的壓力陡增，政治秩序難以維繫。更別提因為氣候影響地緣政治不安的加劇。

這是為什麼國際氣候合作與積極行動的匱乏會那麼引起國際重視與擔憂，但是傳導到國內，如果不是訊息之火已經熄滅，就是換成另外的面貌，人們又不當一回事。

儘管如此，主流政治還是迴避了氣候變遷的現實，將可能發生的事情擱置一旁。氣候危機與飛彈危機或許不一樣，從賽局理論的角度，更是膽小鬼與多人囚徒的差異。飛彈危機過後，沒有人是膽小鬼，那是因為威脅是可確定的，雖然張力是不確定的，但終究可以化解。

氣候危機是典型的公地悲劇，也是多人囚徒的典型困境。如果不立即採取行動，還在溫水煮青蛙，則只會愈來愈嚴重，直到「真的發生」，已經來不及。

進一步衍伸，如果淨零目標不具有明確性（例如總量及其階段目標），且不進行持續監測（科技可發揮作用），或對違反者加以懲罰（稅、費、甚至刑責等），那麼，淨零只是騙局，可以不必太當真。

公地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

是美國生態學家哈汀於1968年提出的一篇論文所引起的辯證，原文意思為：「只有在人和野獸的數量遠低於環境乘載力之下，才能理想的共同使用環境；在人口過多情況下，不受管理的公地使用將會帶來毀滅」。

綠色止於民主？

這個時代，再談意識形態顯得有點老古板，也無濟於事。西方陣營的勝出與其說是民主所致，還不如歸因於思想的解放、資本主義與科技的先進。而極權的一方，以中國為代表，在提出生態文明論之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論述，就是資本主義的綠化，新的國家環境運動，以馬克思為名。

生態危機是實，唯馬克思是依，則是論述的明星效應。自然資源無限論與有限論，不需要太多哲學辯證，只要看看地球的現狀就知道。馬克思因為國王森林的慘絕人寰而發憤救世，寫馬克思與人類世的齊藤幸平則是因為日本臨時工的惡劣工作環境而再訪馬克思。

資本主義在這兩百年內，從剝削工人，到破壞環境，罄竹難書。馬克思與恩格斯的思想，如果缺乏對自然科學的認識，是做不到更深入、更切合未來的。

而正因為對於自然科學的關注，使得資本主義的物質條件成為共產主義思想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簡言之，一直強調「不斷增長」的簡化資本主義式的人類發展模式是不永續的，必須減少消費。

馬克思眠於森林，葬於倫敦海格特公墓
©Satdeep Gill

要注意：不是不消費，而是減少消費，經濟仍然是人類社會的一部分，但不能再成為唯一主導的那一部分。而減少消費應該是針對造成人為氣候變遷的北方國家的一種道德與法律訴求，甚至是負擔損失與損害的倫理基礎。而不是針對南方國家發出的「阻礙進步」的拉扯。這才是「共同但有差別責任」的真諦。

每個人都離不開水、電、教育，但更大規模的生產、消費或浪費，則不應該繼續。就像大多數國家都應該向原住民學習一樣，不以經濟增長為訴求的生存與生活模式或許在某些人眼中是「原始的」、「落後的」，卻也是可以與時俱進提升並成為被學習對象的。

人與自然共存的必然，跟人與自然分立是一樣重要的概念。將人與自然合一，如果不是內化自然，而是改造自然，那與視自然為權利客體的近代財產思維又有何差別？人與自然合一如果不能帶來減少消費的有利延伸，那跟資本主義並無差異。資本主義在人與自然合一的新世紀還是有立足的餘地。

人與自然合一的制度性意義在於更環境為本的自然資源觀，更環境引導的所有政策，更環境驅動的生活模式。

政府的財稅制度不應該用於滋長富人已有的財富，而是應該取之有道，致力於教育、藝術、體育、公共運輸、醫療等。減少消費如果引發「更多失業」，是不是同時以更少的工時，進行更多元的社會公益？民主應該是善用技術，而不是讓技術進一步成為資本壟斷的手段，而破壞民主。

台灣環境運動過早地投入政治，或與「主流」政治合而為一，而未能體察環境的時代性與需要，是一種自我鈍化的象徵，讓台灣環境意識與價值隨著民主化而更為倒退，而且還在持續中。

綠化的腳步不應該因為民主而倒退，環境也沒有理由斷送在民主的懷抱之中。

一枝筆為環境

沉默，還是說出來？

人權意識愈發達，社會的尖銳問題愈來愈多，面對問題的態度以及解決的方案僵持不下，人們到底應該沉默？還是激辯？

當立場愈來愈分歧，共識愈來愈難求，人權的觀念捲入其中，成為問題的焦點。尤其公眾人物主動或被動表態，沉默本身也被視為一種表態，說出來只會激化分歧。在社群媒體、在頒獎典禮、在輿論、在個人場所，一個不經意，公眾人物真正成為無可迴避的公眾視野的一部分，敢於表達的，以及想要選擇沉默的，各有所本，各有考量。

俄烏戰爭、以哈戰爭、台海風雲...，一系列涉及原因、過程、手段、曝光程度、關注、覆蓋等因素的衝突，在戰爭之外，也漫興為一種社會交鋒，繼續撕裂人們逐漸潰散的信任。

舉凡性騷擾、難民危機、墮胎、政客言論、氣候變遷、種族等等議題，各有各的偏好，一旦公諸於眾，有時引起的騷動出人意料。名人效應既引導，也形成阻撓。

就像莎士比亞的劇作「威尼斯商人」，哪怕爭議只有一盎司，也足以造成軒然大波。商業利益、學術尊嚴、個人友誼、社會地位...，複雜交錯的關係，一夕解崩。最近的以哈戰爭，在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之間，選擇立場是一件充滿風險的事。迴避是安全的判斷，直面的人頂著失業與冒犯的危險。

環境議題如何成為政治的共同語言？

或許，領域的涇渭分明會是一個合理的趨勢與期待。有舞台的人以自己的偏好發表意見，有濫用、錯用舞台的疑慮。什麼舞台應該有什麼言論，似乎也是空間配置的正義。但是，那條線，的確不是那麼清楚。

台灣的公眾人物，也頗有利用舞台發表議論的傾向，除了政治正確之外，是不是也有空間錯置的問題？有些很突兀的議論充滿個人色彩，卻不涉及專業，有時也有害商業。

社會角色的分工雖然不應該成為禁錮個人言論自由的藉口，但是，遂行個人政治立場而發表與專業無關的言論，是不是也有場合的差異？

精英式的抗議與街頭抗爭本質上沒有不同，不喜歡歌功頌德的，也應該為藝術表現自由留有餘地。

沉默多數的不顯明意見，既是安全的港灣，也是專業合宜的節制。但弱勢者可能不這麼認為，氣候少女葛瑞塔在氣候大會上的表現，你支持嗎？這跟政治立場的表述有何差異？跟公眾人物的表意有不一樣嗎？說出來跟沉默之間，各有所好，各有選擇。人們不容易看出區別，希望演算法也看不出來，留有餘地的社會，還是比較可愛些。

2003年生，21歲的氣候少女不畏流言壓力，勇於為氣候議題發聲 © Benjamin Westhoff/EPA

下一個會更好嗎？

剛結束的聯合國氣候大會COP28，在一個依賴化石燃料的國家的石油公司執行長的主持下，化石燃料產業獲得喘息的機會，儘管首次使用逐漸擺脫化石燃料的字眼，但是限制的條件頗多，幾乎難以想像可以達成。

當時間愈來愈不站在人類這邊的時刻，現在COP29又要由另一個以化石燃料為收入大宗的國家的部長來主持，到底化石燃料還能以什麼方式呈現一種自制與救贖的角色？

亞塞拜然將取得主辦下一屆COP29的資格。亞塞拜然的國家收入有三分之二是仰仗化石燃料，尤其俄烏戰爭之後，位於裡海，夾在俄羅斯與伊朗之間的亞塞拜然，取代俄羅斯，承擔供應歐洲國家天然氣的任務，數量逐漸上升。

該國自1991年從蘇聯獨立出來之後，獨裁政權建立了一個類似阿聯酋大公國那樣的石油國家。首都巴庫（Baku）跟杜拜、阿布達比一樣，是裡海的最大港口，外高加索有著雄偉亮麗的天際線，但人民的貧富懸殊。

COP29的新任主席Mukhtar Babayev曾是亞塞拜然國家石油公司的副總裁，號稱以氣候為導向，負責該公司的環境衝擊。

他目前是該國生態及資源部部長。生態部在該國的政府體制或許人微言輕，這樣的地位會不會反應在氣候大會上？

亞塞拜然生態及資源部部長
©UNFCCC

如果大家以為事情總是會變好，那還可以看看COP30的主辦國巴西。

據稱主辦城市將在Belém（貝倫），位於巴西東北部帕拉河畔，是帕拉州的首府，人口約209萬，也被視為赤道最大城市。貝倫，從字面上意思被稱為巴西亞馬遜地區的大都市或Cidade DAS Mangueiras，由於城市中的樹木面積廣大，巴西人通常是指城市為貝倫杜帕拉，而不僅僅是貝倫。這樣的寓意，會有助於拯救亞馬遜的危機嗎？

巴西也是延緩化石燃料退場的受益者，接二連三的石油國家主持氣候大會，對於想要終結化石燃料危害的人而言，無異是惡夢連連。

從2015年巴黎協定出爐，到2025年巴西貝倫，幾乎可斷言人類又走了十年的彎路。氣候外交的勝利，無法化解人類的紛爭，在對抗氣候變遷的道路上，人類到底還要拖延多久？速度還能多慢？

巴西貝倫省內，存有礦場、勞權與原住民環境正義，美化工程與迫遷等內部衝突
©Daniel Beltra / Greenpeace
Alessandro Falco, Joao Paulo/ Sumaumas.com